

書名 大學衍義節略二十卷 嘉靖四年序刊本  
 撰者 明 楊廉 輯, 明 朱寔昌 校  
 卷 卷十一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宋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1  
 編號 C4491100

# 卷十一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大學衍義節略二十卷 嘉靖四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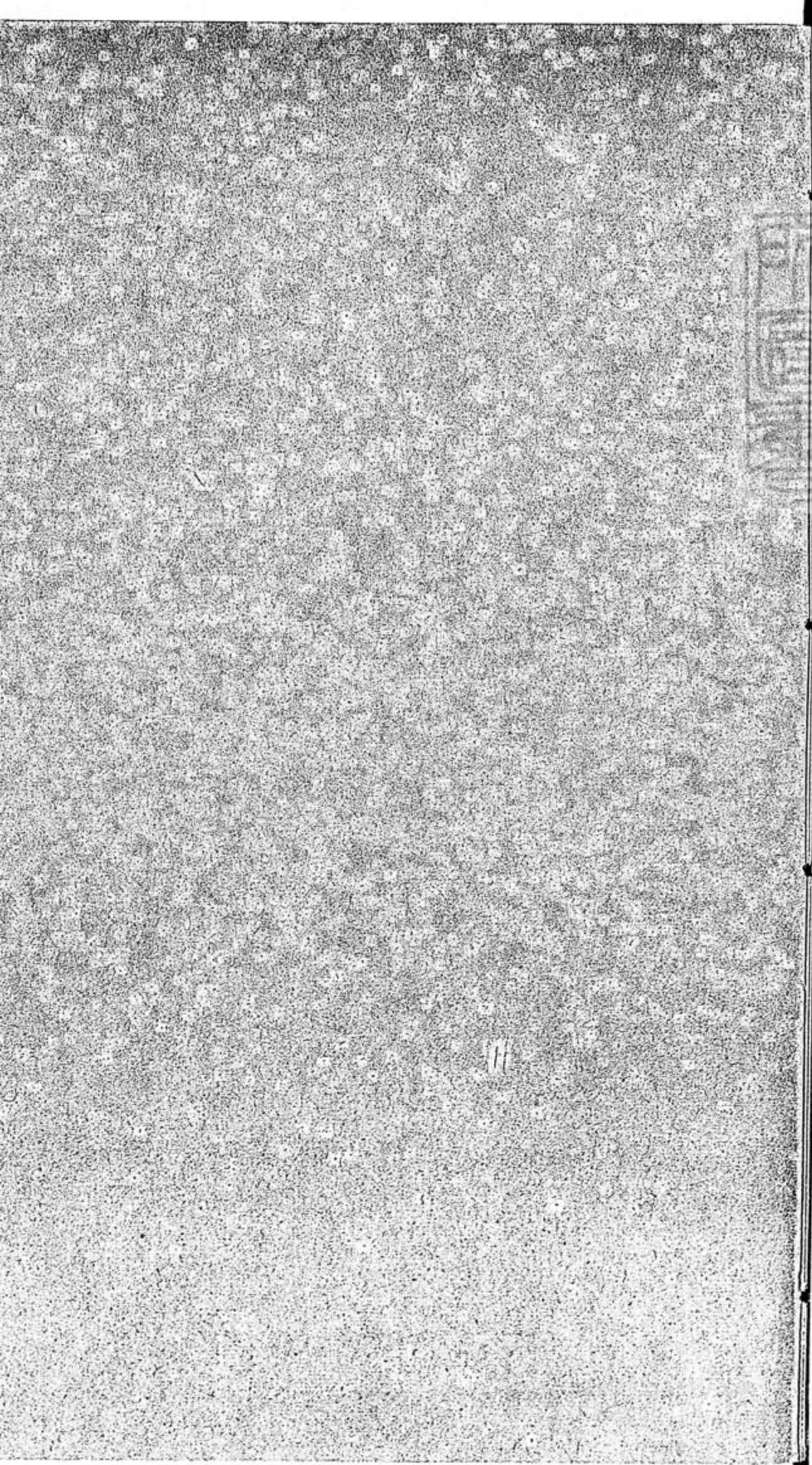
大學衍義節畧卷一

## 帝王為治之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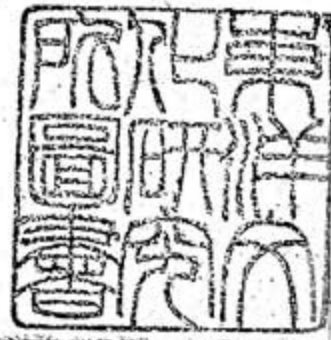
高安朱 寔昌 校正



堯典 虞書篇名也 曰若稽古帝堯 曰若稽古帝堯 粵越通用稽考也言  
 其考之帝堯也 曰放勳 放乎四海之放勳功也 欽明文  
 思欽敬也 允恭克讓 允信也 光被四表格于上  
 及也 四表 四外也 克明俊德 以親九族 明大  
 至也 上天下地也 九族 既睦 平章百姓 既已也 睦和  
 也 百姓 昭明 協和 萬邦 黎民 於變時雍 亦  
 協也 百姓 昭明 協和 萬邦 黎民 於變時雍 亦  
 是也 雍和也



0 1 2 3 4 5 6 7 8 9 <sup>4</sup>/<sub>10</sub> 1 2 3 4 5 6 7 8 9 <sup>4</sup>/<sub>10</sub>



大學衍義節略卷十一



高安朱 寔昌 校正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儉邪罔上之情

佞幸之臣

趙孝成王時客有見王曰世有所謂桑雍者雍與離同桑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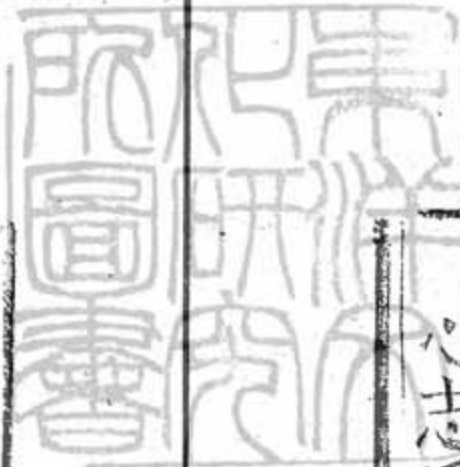
有蠹則外礙礙如人之生癰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曰客所謂

桑雍者便僻音僻左右之人及優愛孺子也優謂倡優

所愛孺子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宦侍之屬

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爲枉法於外矣枉猶屈也故日月  
暉於外其賊在於內古謂蟾蜍食月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  
所愛

真德秀曰是時建信君以色寵於王客所謂便辟  
左右之人與優愛孺子者蓋指建信而言也桑中  
有蠹則礮礪之形見於外猶人受病於中而癰發  
於外也便辟佞幸之徒密近左右營惑君心君心  
蠹於內則言行之疵政事之失彰灼外著而不可  
揜矣夫君德清明則私謁不得入惟夫沉湎於酒  
心志昏荒則小人乘之以求所欲既得之於內則



大臣屈法以從之於外矣蓋大臣之不忠不正者  
類與近習相表裏故也日月之明而蟾蜍食之喻  
人君之明而近幸小人能賊之皆禍伏於中而不  
知也常人之情於所憎惡則謹爲之防於其所愛  
則忽焉而莫之備不知禍亂之萌往往自所忽始  
齊桓能服勁楚卒之亂齊者三孺而非楚也秦皇  
能陷彊胡卒之滅秦者中車府令高而非胡也蟾  
蜍食月古有是言而月之食初不由此言者特借  
此以覺悟王心使知近習託身於王而能禍王若  
蟾蜍託身於月而能食月也其爲言也懇至其引

喻也深切爲人君者觀此可以悚然矣

漢哀帝時郎董賢爲人美麗自喜帝召與語拜爲黃門郎繇是始幸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累鉅萬貴震朝廷賢性柔和便辟善爲媚以自固每賜洗沐不肯出常留中視醫藥詔將作爲起大第木土之功窮極技巧下至童僕亦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廼其副也又封賢爲高安侯後又以爲大司馬衛將軍時年二十二雖爲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哀帝崩太后冊免賢即日自殺家屬徙合浦縣官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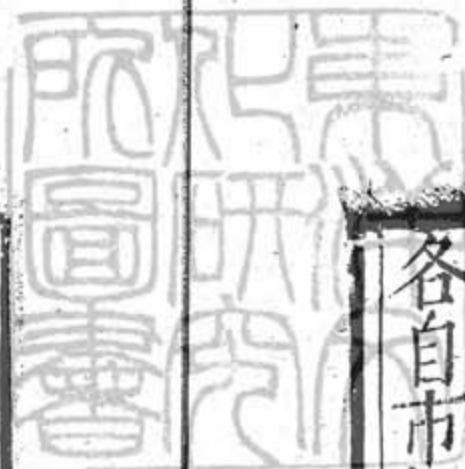
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萬

真德秀曰漢世佞倖之臣雖衆然其窮寵極貴未有如董賢者其所以得此於帝者柔和便辟善爲媚以自固而已是時山崩地動日食三朝丞相王嘉以爲寵賢之應白虹奸日連陰不雨司隸鮑宣亦以爲寵賢之應夫人君親一嬖幸之臣而天爲之示戒如此可不懼哉嘉之言曰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宣亦曰誠欲哀賢宜爲謝過天地解離海內免遣就國如此父子可以終其性命二臣之言惓惓懇懇非獨效忠人主亦欲保全幸

臣而帝溺於寵愛之私排忠言而不聽方且擢賢  
以至三公棟橈鼎覆曾莫之卹原帝之意豈非謂  
其柔和巧媚非能爲惡而不知陰忍之資操權擅  
事未有不爲害者漢業旣由此大壞而賢亦不免  
於誅蓋親便嬖而遠仁賢其禍必至此也人主其  
亦懋戒之哉

聚斂之臣

漢武帝時雒陽賈人子桑弘羊以心計年十三侍中  
後爲治粟都尉領太農盡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  
各自市相與爭利物故騰踴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



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  
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以其物異時商賈所轉販  
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名  
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  
貨物貴即賣之賤即買之如此富商無所牟利則反  
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  
爲然許之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是歲旱上令官求  
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  
市列肆販物求利息弘羊天乃雨  
真德秀曰弘羊均輸之法不過陰奪商賈之利以

歸公上爲天子歛怨於民而已非能上下兼足也  
卜式之言可謂當其罪矣而武帝弗之省也本朝  
熙寧間宰相王安石又祖弘羊故智立市易法亦  
言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而司馬光闢之曰  
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  
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  
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有甚於加賦此乃  
桑羊欺漢武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耳  
嗚呼司馬光之言古今之至言也後世之臣有以  
言利媒人主者其尚以是察之

臣廉竊謂大學論治國平天下不外乎用人理  
財然所謂理財不過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  
者疾用之者舒而已使別有巧法聖人豈不言  
之聖人豈不知之外此而理財不弘羊之平準  
則安石之青苗豈非言利之大戒也哉

唐德宗貞元八年以司農少卿裴延齡判度支明年  
奏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  
緡請別置庫以掌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呈樣染練  
皆左藏正物延齡徙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上上信  
之以爲能富國而寵之於實無所增虛費吏人簿書

所圖書

而已又明年奏左藏庫物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即是羨餘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別勅支用太府少卿韋少華不伏抗奏稱此皆每月申奏見在之物請加推驗上不許延齡每奏對恣爲詭譎皆衆所不敢言亦未嘗聞者延齡處之不疑上亦頗知其誕妄徒以其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宰臣陸贄上書極諫其姦詐其略曰延齡以聚斂爲長策以詭妄爲嘉謀以培克斂怨爲匪躬以請諸服讒爲畫節迹其姦蠹日長月滋陛下姑欲保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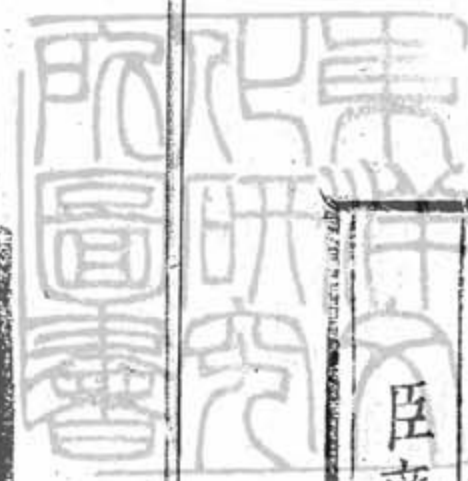
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移東就西便爲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又曰昔趙高指鹿爲馬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爲無指無爲有書奏上不悅待延齡益厚未幾罷陸贄相又貶爲忠州別駕其後延齡卒中外相賀上獨悼惜之

真德秀曰德宗始用盧杞趙贄之徒創開架陌錢之法以此致亂幾於亡國幸而克復又惑於延齡之姦信而用之迹其欺罔之言初不難察以不可索之錢爲可索以見在之錢爲羨餘使帝命近臣





之公清者審而覈之則欺罔立敗矣左藏雖富安  
得有十三萬兩之銀百萬餘之雜貨委棄于冀土  
中至是始出乎使帝亦命近臣之公清者審而覈  
之則欺罔又敗矣況是時以職守相關而證其妄  
者有人以宰相而劾其姦者有人帝皆不之省也  
蓋姦人之術有以蠱蕩其心而塗其耳目如此亦  
可哀矣以延齡之姦而帝寵之至其死也猶復悼  
惜以陸贄之忠而帝斥之至於歿身不復收召范  
祖禹謂德宗之性與小人合與君子殊豈不然哉  
臣廉竊謂程頤言陸贄乃王佐之次王佐之次



則伊呂之亞矣朱熹言贄學純粹學至於純粹  
則儒考之學矣然則贄之在唐豈非第一人乎  
德宗信任聚斂之裴延齡而反疏斥之昔人有  
云幹棄周鼎寶康瓠兮其德宗之謂歟  
格物致知之要三

審治體

德刑先後之分

舜典象以典刑象如周禮治象形象之象典常流宥  
五刑宥寬鞭作官刑以鞭為治扑作教刑扑榎楚也  
則扑金作贖刑金黃金誤而入青災肆赦怙終賊刑

青過也災害也肆縱過而有害當縱赦之怙姦自終當刑殺之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欽敬也流共工于幽州北裔放驩兜于崇山南裔三苗于三危西裔殛鯀于羽山東裔四罪而天下咸服

真德秀曰此帝舜攝位時事也象以典刑謂揭常

刑之法以示人如天之垂象使易避而難犯也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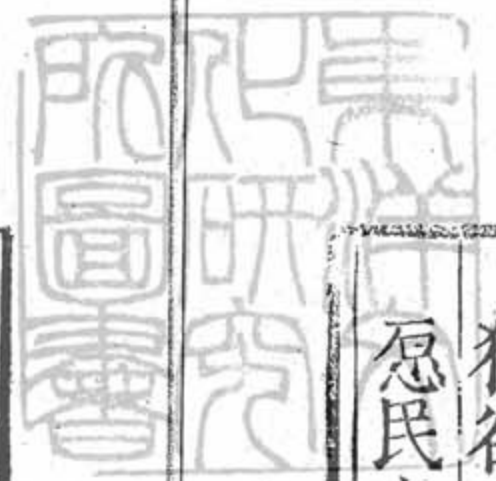
刑刑之重者也罪雖重而情可矜則宥之以流放

殛皆鞭流也 扑刑之輕者也過本輕而情又可原則許

之以贖贖去赦無幾矣不即赦而猶贖者過雖輕

猶欲其知悔也遽赦之則悔無從生矣過誤致災

忽民之不幸者也故赦之此所謂聖人之仁負恃



罔悛姦民之無良者也故刑之此所謂聖人之義

春生秋殺一出無心而欽哉欽哉未嘗不惟刑之

恤也曰欽曰恤之二言百聖相傳此其心法而用

刑特一事爾四凶之罪不加以五者之正刑而止

從流宥既仁之至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又義之

盡所罪者四人而天下無不服者非舜刑之天下

實刑之也流放竄殛舊說以為誅殺非也儻果誅

之則於市於朝而不於四裔矣大率曰流曰放若

今之安置居住曰竄曰殛若今之羈管編隸故我

太祖皇帝因讀書至此有曰四凶之罪止從流竄

而歎後世刑網之密嗚呼此真所謂異世同心者歟

帝曰棄臣名黎民阻饑阻厄也汝后稷農官名播時百穀輔

也帝曰契臣名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

之倫也汝作司徒掌教名敬敷五教在寬敬者敬其事也五教父子

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帝曰皋陶蠻夷

猾夏猾亂也寇賊姦宄劫人曰寇殺人曰賊汝作士

士理五刑有服服謂服其罪五服三就孔安國謂大罪於

於市此其繁耳若官辟則下蠶室五流有宅宅居也五

宅三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惟明克允克能也允信也

其明察然後能使人信服

真德秀曰舜之命官也先播穀次敷教而後及於

刑蓋有以養其民之身又有以善其民之心不獲

已乃置刑焉而刑之所施又必察其情當其罪是

亦前章惟刑之恤之意也欽恤者聖人用刑之心

明允者聖人用刑之法

大禹謨帝曰臯陶惟兹臣庶罔或干予正也于犯汝作

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弼輔也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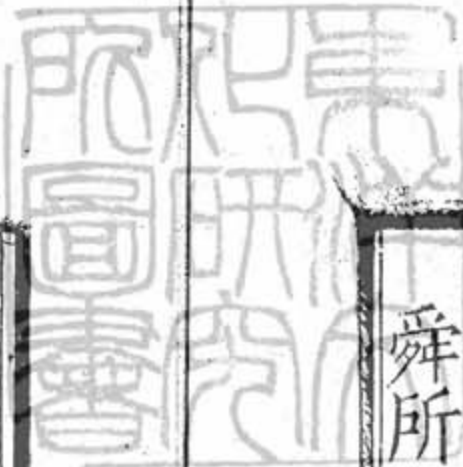
民協于中協合也時乃功懋哉臯陶曰帝德罔愆罔無也

也過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



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  
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  
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真德秀曰帝舜以民協于中為臯陶之功臯陶以  
民之不犯為帝舜之德君臣之間豈虛相稱美哉  
舜之制刑也特以輔教化之所不及而其用刑也  
本期至於無刑臯陶為士師之官能體舜此心明  
其刑以示人使為臣庶者無復干上之政而民亦  
遷善遠罪以協于中刑之設至是真無所用矣此  
舜所以美之也臯陶則謂此皆帝之德而非臣之



功蓋其臨下則簡而不煩御衆則寬而不迫父罪  
不及其子惡惡之短也賞其身又延于世善善之  
長也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即  
前所謂眚災肆赦怙終賊刑也罪之疑則從輕功  
之疑則從重忠厚之至也有罪而殺國之常典然  
有可以殺可以無殺者與其殺之而濫及無辜寧  
姑宥之而有虧常典聖人之心惟恐殺一不辜以  
傷吾天地之仁此所謂好生之德也惟帝好生之  
德洽於民心故其民亦自愛其生無復犯有司之  
法者詳味洽之一辭則其沉涵漸漬入人之深豈

一朝一夕之力哉舜之德雖覆載無以加而臯陶  
但以罔愆言之蓋必如是僅可謂之無過爾然則  
德未至舜者其可自滿乎臯陶既誦帝之德帝復  
稱臯陶之美蓋其褒贊之中未嘗無勉勵之意此  
所以爲舜之君臣也

子曰道之以政導也齊之以刑齊也民勉而無耻道  
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格至也

真德秀曰政刑所以禁民之身故雖免於罪而無  
所愧耻德禮所以善民之心故有媿耻而且至於  
善

漢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  
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  
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若夫慶  
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  
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  
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  
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  
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爲人主者莫如先審取舍取  
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  
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

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  
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  
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  
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  
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  
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  
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  
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他故也湯武之定取舍審  
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  
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上

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  
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  
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  
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既幾及身  
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  
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  
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  
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

真德秀曰商之刑制不見於經獨觀伊尹之稱湯  
曰代虐以寬民其允懷則漢史所謂用刑罰以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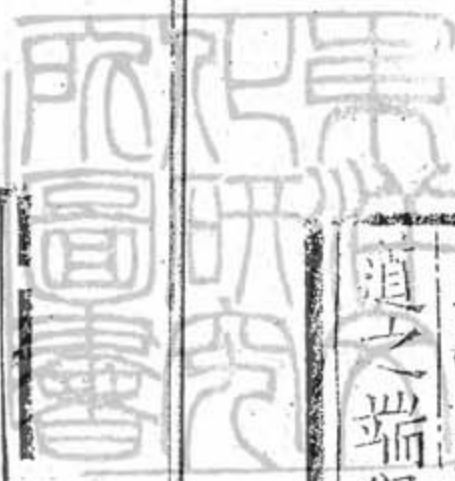
姦慘肌膚以懲惡者必非商家之政也學者惟當  
信經而已若周之刑制則具見於周禮大司徒以  
八刑糾民在三物教民之後而其所糾者不孝不  
睦不嫺不弟不任不恤造言亂民而已是其刑祇  
以爲教也大司寇掌邦之三典曰刑新國用輕典  
曰刑平國用中典惟亂國乃用重典焉平者其常  
而重者其不獲已也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親有  
議故有議賢能功勤若貴若賤莫不有議未嘗例  
施之法也司刺掌三宥三赦之法不識者宥過失  
者宥遺忘者亦宥幼弱者赦老耄者赦蠢愚者亦

刑圖書

赦未嘗槩加之罪也其仁愛忠厚之至上配有虞  
成康之世刑措不用幾四十載此所謂置天下於  
仁義者也秦自孝公用商鞅行新法步過六尺者  
有罰棄灰於道者有刑臨渭論囚水爲之赤始皇  
旣并滅六國自以水德之治剛毅戾深事皆決於  
法刻削毋仁恩和義於事急法又者不赦又用李  
斯之言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占非今者族專任獄  
吏得親幸用事凡誦法孔子者皆重法繩之至二  
世用趙高謀行諸大臣及諸宗室以罪過連逮近  
官宿衛無得免者而六公子戮死於社又用李斯

謀行督責之術凡殺人多者爲良吏此所謂置天下於刑法者也而周之享國八百餘年秦之亡也纔及二世誼之所謂明效大驗者豈虛言哉漢文本是寬仁之君而又施行賢誼之策專務以德化民斷獄四百幾致刑措其後王氏移國而天下謳吟思漢光武因之克復舊物歷年之久亞於商周後世未有能及者誼之言又益信矣後世人主可不監歟

武帝建元初董仲舒對策曰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



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功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



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  
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虐政用於  
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

真德秀曰仲舒以春秋之學推明王者任德不任  
刑之意可謂善矣然陽以生萬物陰以成萬物其  
功一也陰雖伏於大冬乃所以爲造化之本蓋非  
貞無以爲元不闔無以爲闢伏藏於冬而後能發  
育於春然則以陰居冬爲積於空虛不用之地殆  
未然也然方武帝即位之初英武明斷仲舒逆慮  
其有任刑之失故舉天道明王道以啓其好生惡

殺之心則仲舒之言真武帝之箴砭也其後張湯  
趙禹之徒進而見知故縱之法行卒以任刑流毒  
海內仲舒其知言哉

臣廉竊謂臯陶言罪疑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  
不經賈誼言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累子孫  
數十世秦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子孫誅絕董仲  
舒言王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  
世虞廷之論治道出於臯陶漢室之論治道出  
於董賈合數說而觀之則德教所當先而刑罰  
不可尚也審矣

隋文帝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於是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惺惺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也但爲枉人來耳而爲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爲我以聞吾再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之爲停此法

真德秀曰隋文制刑以戢盜非不嚴也而盜卒不能戢法終不可行至唐太宗輕徭薄賦開斯民衣食之門數年之間外戶不閉道不拾遺其失其得可以鑑矣

唐太宗嘗覽明堂針灸圖見人之五臟皆近背針灸失所則其害致死歎曰夫筆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至死遂詔罪人無得鞭背

真德秀曰隋煬之用刑或先截其舌太宗之用刑至不忍筆其背此煬之惡所以浮於桀紂而太宗除亂之功所以庶幾於湯武與

河內人李好德坐妖言下獄大理丞張蘊古以爲好德病狂瞽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蘊古奏不以實太宗怒遽斬蘊古既而大悔因詔死刑雖今

即決皆二覆奏久之謂羣臣曰死者不可復生決囚雖二覆奏而頃刻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二日五覆奏決日尚食勿進酒肉教防太常輟教習諸州死罪三覆奏其日亦䟽食務合禮撤樂減膳之意太宗以英武定天下然其天資仁恕初即位有勸以威刑肅天下者魏徵以爲不可因爲上言王政本於仁恩所以愛民厚俗之意太宗欣然納之遂以寬仁治天下而於刑法尤慎四年天下斷死罪二十九人六年親錄囚徒閔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大却刑及期囚皆詣朝堂無後者太宗嘉其誠信悉

原之

真德秀曰唐繼隋者也隋文任法之峻如彼而太宗用刑之寬如此隋甫再傳而失天下唐之享國幾三百年天於仁暴之報亦甚明矣賈誼以周秦並言臣今以隋唐併論庶足爲方來之鑑乎

臣廉嘗考薛瑄有曰立法當審度時宜後世論者多欲復肉刑此不度時宜者也唐虞三代風氣淳教養備犯者至少故肉刑可施後世風氣日漓他事皆與古異獨欲復此法殆有履賤躡貴之譏矣臣竊謂漢文帝因縱禁之請遂除肉

後漢書卷二  
刑唐太宗悔殺張蘊古遂令死刑必覆奏所以  
自秦以來享國之長莫逾於漢唐我

朝決囚亦令三覆奏

太祖高皇帝爲萬世

聖子

神孫計防臣下奏復肉刑其禁甚嚴則我

大明享國將過於三代而漢唐又不足言矣或謂

肉刑所以使民易避而難犯故人人自愛而重

羅法殊爲未然大辟尚有犯者而況於其他乎

殘人之體絕人之類斯亦慘矣因時制宜除之

爲當

大學衍義節略卷十一